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 第七回 見佳人癡呆起淫心 想美麗花園遇妖女

話說周志魁在屋內枯坐無聊，思想王月娥，天有二鼓之時，聽外面有腳步的聲音，那簾板一起，進來一位千嬌百媚女子，果然品貌秀艷，姿容絕代，風雅宜人，有詩為證：

但祇見頭上烏雲，巧挽盤髻，髻心橫插白玉簪，簪押雲鬢飛彩鳳，鳳頭鞋趁百子衫，衫衲半吞描花腕，腕帶川鐲是發藍，藍緞宮裙裡百褶，褶下微露小金蓮，蓮花褲腿鴛鴦帶，帶佩香珠顏色鮮，鮮艷秋波芙蓉面，面似桃花柳眉彎，彎彎柳眉趁杏眼，眼含秋水鼻懸膽，膽垂一點櫻桃口，口內銀牙細嘴含，含情不露多姣女，女中國色，好似九天仙女臨凡。

周志魁一瞧，正是月娥，忙說：“賢妹，你可來了！我正想你如大旱之望雲霓，你今一來，真遂我生平之願。”書中交代：來者並非是真王月娥，原本是天臺山一個精靈，有三千五百年道行，天天至城隍山前去聽經，從此路過，見周志魁想王月娥發瘋。他倒是好意，變出個王月娥度脫他。他也見過王月娥，自己搖身一變，變的一點不差，來至公子屋中，說：“周大哥，你天天站在牆根叫我的名字，倘若妻子丫鬟聽見，豈不敗壞我名節？你若真有心愛慕於我，可托媒人前去提親，大概我父母不能不允，那時名正言順，以合我二人之心願。”周志魁一聽，說：“賢妹你別走，我自從那一天看見賢妹，我時刻想你，恨不得你我一時成其夫妻，今天你既來了，我焉能放你過去。”拉住苦苦不放。妖精本打算來勸解，見周公子死不放，又見周公子長的美貌，自己一想：“我何不盜取他真陽煉補內丹。”想完，這纔說：“君既有情意，妾豈可不為你鋪被疊床？你我這也是前世俗緣，惟恐你父母知道，多有不便。”公子此時神魂飄蕩，一概不顧，真是色膽比天大。當時二人攜手把腕，共入羅帷，鸞顛鳳倒，如醉如癡，直至更交四鼓。妖怪說：“我走了，恐其被人查出。”公子說：“你多時來？”妖怪說：“明天來。”由這一天，就天天初鼓來。二人喝酒談心，追歡取樂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床，天天如是。人有多大精神，鬧的周志魁精氣神三寶損虧，飲食不進，面如白紙，一日不如一日。員外不明底細，以為他唸書用功，勞神過度，焉知他淨在夜裏用了功。今天和尚一掌，把妖氣打散，公子當時沒了氣。員外心疼兒子急呆了，蘇北山也是後悔：“真是荐卜不荐醫，這怎麼好？”正在為難，見公子悠悠氣轉。和尚說：“我越瞧你越有氣。”過去伸手要打，給蘇北山阻住員外見兒子好了，也放了心。公子此時定了定神，要一碗白糖水，妖氣也散了。和尚說：“我們捉妖。”

叫周福、周祿二人，把韋馱拿過去，二人前去，也抬不動。周福心說：“看這韋馱不很重，怎麼兩人會抬不動？”和尚說：“我就知道你們抬不動。”說著，過去伸手，就把韋馱拿開。原來妖怪押在韋馱底下，一股黑風起來，要大肆橫行，本來見和尚其貌不揚，濟公又閉著三光，妖怪要拿妖氣噴和尚。濟公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孽畜，你也不知我是何人。”自己用手一拍天靈蓋，透出佛光、靈光、三元。

別人瞧和尚照舊肉體凡胎，妖怪一見，嚇得驚魂千里，見和尚赤赤揚揚，身高六丈，頭如巴斗，面如獬蓋，身上穿鐵鐸，赤腿光腳，活活一位知覺羅漢。用金光一照妖怪，照去五百年道行。和尚摘下僧帽一扔，霞光萬道，紫氣千條，竟把妖怪照住祇見一陣狂風，現出原形。大家過來一看，乃一個大狐狸，跪在地下叫。人有人言，獸有獸語，求和尚饒命說：“師父，你老人家別氣，弟子本打算解勸他，公子苦苦揪著不放，我不從他，他也是想死，師父呀，你老人家慈悲慈悲，放了我，再也不敢滋事了。”和尚這纔過去，把帽子拿起來，說：“好東西，我今天便宜你這條命，你再遇到我和尚手裏，我定用掌心雷霹你。”妖怪自己走了。老員外見兒子也好了，把和尚請至書房擺酒，邀蘇北山陪著。喝了兩杯，周員外把北山叫到一旁，說：“賢弟，你看你侄兒也好了，妖怪也捉了，我這家當你說句話，我在和尚面前盡點心。你祇管說，我不駁回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兄長，你打算要給濟公銀子，那可不行。聖僧的脾氣古怪，最不要財，前次給我家治病，給趙文會治病，我們皆打算要給銀子，奈和尚分文不要。依我倒有個主意，兄長至轎鋪要頂八抬轎，全分執事，把韋馱抬了，送回靈隱寺，那倒體面，聖僧定願意。別提給銀子，他的徒弟富戶施主很多。”二人商量好了，回至書房，見和尚還喝著酒，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方纔周兄長叫我到外面同我說，師父給捉妖治病，打算謝你銀子。”和尚說：“好，我這兩天正需銀子。和尚按口也就同俗家差不多，我和尚也得吃飯。”蘇北山說：“師父，我知你老人家素不愛財，我已給攔下，不叫他給銀子，叫他僱頂轎子，把韋馱送回去。”和尚說：“給銀不給銀倒不要緊，千萬別給我惹事。這回用轎把韋馱送回去，以後我一出來，他就磨我，別提多跟腳了。回頭我扛著走在街上，找個地方把他腦袋撞個窟窿，下次他就不想跟我出來。”周員外說：“既是如此，我送師父點銀子，換換衣裳。”和尚說：“你若給我銀子，附耳如此如此，須緊記在心，不可錯過。”大家點頭。和尚扛著韋馱告辭出來，往前走不多遠，睜開慧眼一看，有股怨氣沖天。和尚點頭，見路北一座酒館，和尚往裏走。眾人一看，說：“和尚化緣嗎？”和尚說：“不是。”眾人說：“和尚，你怎麼扛了韋馱滿街走？”和尚說：“我是販韋馱的。”眾人說：“和尚，這韋馱打哪販來，賣多少錢？”和尚說：“我由外口一百兩本，賣二百兩。我這韋馱供在哪，廟就靈，有人燒香。”說著，要了一壺酒，把韋馱擱在一旁，吃了兩杯酒，和尚告訴夥計給他看著：“我到外頭一行。”和尚剛一出去，就由外面進來八九個和尚說：“在這裏呢。我們廟裏一個瘋和尚把韋馱偷出來，到處誑酒喝。奉老和尚之命，叫我等來找。”掌櫃的一聽，說：“你們眾位扛了去。一個泥像，我們要了沒有用。”掌櫃的短一句話，也沒問是哪廟來的。眾僧七手八腳，把韋馱搭走了。工夫不大，濟公回來，一進門：“喲，我的貨哪裏去了？”掌櫃的說：“你們廟裏和尚扛走了。”濟公說：“他是哪廟的？”掌櫃的還不出話來。和尚說：“你給人家蒙了去，你賠我二百兩銀子。沒有，咱們是一場官司。”眾飯客皆說：“堂棺，這是你不是。

方纔那些和尚來扛韋馱，你就該問是哪廟的。”回頭說：“和尚瞧著我們吧，他本是苦人，一月纔能掙兩吊錢，他哪賠得起二百兩銀子。我們給你湊幾吊錢。”和尚說：“湊幾吊錢，我不能要得了。既你們眾位出來管，我錢不要了，韋馱也不要了，我走了。”說罷，出了酒館往前走，見一股怨氣直沖霄斗。和尚往前飛跑。濟公施法力大展神通，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